



汉语语素论

杨锡彭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南
京
大
学
博
士
文
丛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汉语语素论

杨锡彭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素论 / 杨锡彭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9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 蒋树声主编)

ISBN 7 - 305 - 04103 - 3

I. 汉... II. 杨... III. 汉语—语素—研究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1072 号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书 名 汉语语素论

著 者 杨锡彭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 - 3596923 025 - 3592317 传真 025 - 3686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2 千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ISBN 7 - 305 - 04103 - 3/H · 339

定 价 17.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 骏 张异宾(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王 颖	叶继元
孙义燧	李 成	吕 建
任天石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柳士镇
郭子建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 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赖永海	谭仁祥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总 序

洪银兴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根本上说,21 世纪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博士是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如何培养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使他们在下世纪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对高校本身还是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风采,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的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我校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此次编进《博士文丛》中的论著,大多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我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是在广泛动员、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根据质量第一、公平公开、规范

运作的原则认真遴选出来的,同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特别注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南大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博士文丛》虽然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南大青年学者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南大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此次我校组织编辑出版《博士文丛》,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着眼于下世纪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博士文丛》的出版对于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卓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一人才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块科学沃土上勤奋耕耘。近百年的办学实践塑造了南大师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博采众长、汇融百家的开放精神和兢兢业业、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培育了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世事沧桑,但这样的精神和学风一直在南京大学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使南京大学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中,不断从本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新的营养,形成了南大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使南大在近百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使学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南京大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大师,一流的学术大师又离不开一流的学术环境。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继续改善条件,为广大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

总 序

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全校教师尤其是广大青年教师,发扬我校优良传统与学风,在南大优良的学术环境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99年5月20日

序

“正确地提出问题等于解决问题的大半。”这是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堡的名言。他之所以研究量子力学,是因为发现牛顿力学只能应用于宏观物体运动,不能说明微观粒子运动的规律。

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深入的。当然,发现了问题还得进一步解决,但是,问题不能正确地提出来,前进也就失去了方向。例如汉语词类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因为发现用欧美的形态标准不能解决汉语的词类划分问题。汉语析句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是在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中步步深入的。可是汉语语素的研究似乎满足于一些现成的框架,还没有人提出深中肯綮的问题来。读了这一本关于语素研究的著作,可以得到另一种印象:有关语素的问题并不少,书中提出了一些常被忽略而带有关键性的必须加以探讨的问题。

常见的汉语语法著作或者给语素下定义,或者对语素加以说明,大都是以布龙菲尔德的说法为依据的。归纳起来看,对语素的理解包括两层意思:第一,语素是最小的语法单位,即不可切分的语音语义结合体。第二,语素作为语言结构的材料,必定能在不同的词中出现。可是把这种理解应用于汉语,难免出现扞格不入的情况。例如双音节词当中,有的是单纯词,属不可切分的,如“枇杷”;有的是合成词,包括两个意义单位,如“水果”。通常把“蝴

汉语语素论

蝶”、“骆驼”之类归入单纯词，它们与“枇杷”的结构完全一样吗？“蝶”和“驼”是可以重复出现的。又如“国家”、“窗户”之类，通常归入合成词，同时又指出，“家”和“户”不表示意义，这又该如何解释两个意义单位的合成？至于说到语素能重复出现，这是布龙菲尔德十分强调的，可是“殷红”的“殷”、“豢养”的“豢”等等，在现代汉语中并不重复出现，能说明它们不是语素吗？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汉语语素的特点有关。问题提出来了，如何解答，本书作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读者当然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如何，提出汉语语素特点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论著讨论的当然不止是汉语语素特点的问题，涉及的面十分广泛。诸如字和语素的关系、复合词和短语的关系、语素的意义和功能的关系，都作了细致的分析；而对文字性质的看法、对名量复合词的否定、对非语素音节的语素化和语素音节的语素化的分析等，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拔新的观点，能给人以启迪。

张 斌

2003年春于上海

前 言

(一)

“语素”这个术语出自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 morpheme 的译名。汉语语言学引入 morpheme 的概念,以语素取代“字”作为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和最小的语法单位,历经几十年的艰苦探索。语素研究迄已取得可观的成果,但还存在着种种疑难问题。诸如语素的识别、语素的分类以及语素的性质、特点对于汉语词法、句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还缺乏全面、深入、细致的讨论。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对于任何一个系统都应该研究其中的最小结构单位,任何一个系统的研究都应以最小结构单位的研究为基础,研究其性质、特点、功能以及对于整个系统的影响。我们认为,充分揭示汉语语素的面貌,了解汉语语素的性质、特点,认识汉语语素性质特点对于汉语结构、性质的影响,是一种基础性研究,理应受到充分重视。

从西方语言研究的历史看,“虽然语法界一般倾向于把句法关系看作语法的核心(例如在生成语法的规则中先讨论句法关系,然后才讨论涉及词形态的规则),但在西方语法理论史上,看来最先

形成的是形态学。现存的对希腊语形态的最早描写,要比现存的对希腊语句法的最早描写早两个世纪,而句法描写又以形态描写为基础”。^①

中国自有现代意义的语言学开始,最小音义结合体的性质、特点对整个语言系统的影响一直受到语言研究者的关注。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的语法体系是比照拉丁语语法建立的。马建忠注意到汉语无形态变化的特点,因而“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在句读也,必有所成,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马氏文通·例言》)。这就是说,《马氏文通》主要是讨论句和读的,而句和读是由“字”所组成的,“字”在句读中各有一定位置,“字”跟“字”的搭配必须根据它的类别和用法,因此全书共10卷,除了第1卷提出23个界说以外,其余9卷中,8卷论“字类”,1卷论“句读”。《马氏文通》所讲的“字”实际上就是词,“字类”实际上就是词类。《马氏文通》所用语料以古汉语为主,古汉语中单音节词占了绝大多数,再加上“中国文字无变”的特点,所以词法在《马氏文通》中不被重视也是很自然的。

《马氏文通》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一种重句法轻词法的倾向。张斌(1981)批评过这种倾向,指出:“什么是汉语结构的基本特点?……那就是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个特点,虽然从马建忠开始就认识到了,但是在解释汉语语法现象、描述汉语语法规律时,没有从这一基本特点出发来找寻汉语的系统。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用传统语法学的方法研究汉语,却只注重句法。或者取消词法(morphology),或者表面上不取消,实际上把词法融化在句法(syntax)之中。”苏联语言学家雅洪托夫也指出:“在大多数中国语言学家的著作中都

① 罗宾斯(1997:132页)。

缺乏形态学,其原因大概是由于他们常常不把构词法列入语法之中……”^①回顾汉语语法学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汉语的词法研究。语素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开掘、发展。

赵元任(1979)、吕叔湘(1979)、朱德熙(1982)、徐枢(1990)、张斌(1998)等,都对语素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行的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材中,语素分析也占有重要位置。近20年来,对语素专题进行探讨的单篇论文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语素问题之所以在汉语研究中受到重视,其原因吕叔湘(1979:第8节)说得最清楚:“讲汉语的语法,由于历史的原因,语素和短语的重要性不亚于词,小句的重要性不亚于句子。”

汉语语素的特点及其影响几乎涉及汉语系统的所有方面,不管是汉语的语言结构类型问题,还是词汇问题,以及语法研究中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词与构词成分的区分、词与短语的区分、词类划分问题、句子分析问题,都与汉语语素的性质和特点有关。因此,必须进一步对汉语语素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揭示汉语语素的本来面貌,说明汉语语素的性质、特点及其对于汉语结构系统(包括词法系统、句法系统)的影响,检讨汉语结构系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感到,迄今为止,汉语语素的基本面貌还不是很清楚,语素问题的复杂性还有待进一步揭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汉语语素的研究。我们相信,语素研究的深入发展,一定能为语言教学(包括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以及面向计算机的自然语言处理拓展思路,提供有益的启示。

① 雅洪托夫:《评王了一〈汉语语法纲要〉》,唐作藩译,见王力《汉语语法纲要》“附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

(二)

本书题名为“汉语语素论”，举例以现代汉语语素为主。之所以不直接取名为“现代汉语语素论”，主要有以下考虑：

一是古今汉语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本书在探讨语素问题时，往往不免涉及有关语言现象的历史源流，不可能就现代汉语讲现代汉语，因为现代汉语中的绝大部分语素是从汉语发展史中继承下来的，不考虑历史源流，许多现象就说不清楚。

二是在现代汉语共时系统中，有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成分共存。这些语言成分的意义，有的古今有异，有的古今相同，因此语素的辨识既需要在共时层面上，也需要在历时层面上辨析异同，才不至于把没有同一性的成分混同如一。

三是“现代汉语”有广义、狭义之别，人们对“现代汉语”常以狭义的定义来理解，而本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狭义的现代汉语的范围，对一些方言现象也有引证、讨论，语素的概念及语素分析的方法当然也可以用于方言材料的分析。

本书题名既为“汉语语素论”，当然主要以理论方法的探讨为主，尽管举例以现代汉语为主，但并不意味我们的研究对象仅仅限于现代汉语。语素的概念和语素分析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现代汉语材料的分析，而且也适用于古汉语材料的分析。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语素分析似乎不那么重要，其实也不尽然。即便是在上古汉语中，也有语素与非语素的区分，也有语素意义的辨认问题；同时，上古汉语中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复音词，也有词与构词成分的区分问题。古人对于基本语言单位的分析，采用“字”这一术语。“字”用于古汉语材料的分析却往往是捉襟见肘的。比如对一个字的词和两个字的词，或对不同结构的两个

字复音词,古人已经感到其中有异,但始终没能用一个准确、科学的术语将其区分开来。阅读古人有关经义注疏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表达上的尴尬。语素的概念及语素分析的方法,在古汉语研究中也是适用的。

《说文》以形立训,证形索义,功绩厥伟,尚不免受汉字蛊惑,乃有“匍”为“手行”、“匍”为“伏地”之臆测;《释名》因声求义,考词源辨理据,亦难免音义关联之臆断;“輶轩使者”观习俗析殊语,成就《方言》大业,仍不免“美心为窈,美状为窕”之臆说。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从最小音义结合体的特点来说,古今汉语是一致的,这就是绝大多数最小音义结合体是单音节的,单音节的压倒优势使得人们往往把没有意义的音节也看作有意义。汉语语素的这一特点使人们形成了对于汉语、汉字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就此心理倾向而言,古人、今人都一样,不受其“惑”也难。

中国古代语言研究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不过,对于前人留下的历史遗产,我们应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总结,也就是哲学上所讲的“扬弃”。用现代语言学的概念、方法对古汉语进行分析,显然有助于更加准确细致地分析研究古汉语现象。事实上在当今的古汉语研究中早有许多学者运用了语素的概念和语素分析的方法,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关于语素同一性问题的讨论中,以当今学者对古汉语中“烂漫”一词的不同分析为例,指出实际上涉及的就是与语素同一性有关的语素识别问题。在古汉语语词考释中,没有语素的概念以及语素分析方法的正确运用,往往会导致分析出现偏差。因此,语素的概念以及语素分析的方法在古汉语的研究中也是适用的。

(三)

本书致力于揭示汉语语素的面貌,讨论汉语语素的性质、特点及其对于汉语结构系统(包括词法系统、句法系统)的影响,同时也从语素的性质、特点出发,检讨汉语结构系统研究中的种种问题。

语素的识别(Identification)是语素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布龙菲尔德对语素的认定方法看,确认语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作为语素的形式必须能够以大致相同的意义出现在其他复合形式中,二是不能进一步切分为更小的语音-语义形式。但是,汉语中诸如“国家、豇豆”等双音节词,其中的“家、豇”不能以大致相同的意义出现在其他复合形式中,也不能独立成词,它们是不是有意义的语言单位?我们认为,既然“国家、豇豆”不等于“国、豆”,就说明“家、豇”不是可有可无的成分,虽然它们不能在其他复合形式中出现,但它们也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区别意义”。区别意义本身也是一种意义,只不过不是单独表达意义而已。鉴于“国家、豇豆”之类的复合词中“家、豇”等剩余成分的性质和特点,我们把语素的定义修改为:最小的显示意义的单位。根据语素显示意义的特点,语素分为“表义语素”和“别义语素”。表达意义(明显)的语素属于“明显义语素”,区别意义(暗示)的语素则属于“暗示义语素”。

“剩余成分”的作用是区别意义,它与从“俄罗斯、美利坚”中提取“俄、美”作为“俄罗斯、美利坚”的代称而剩余下来的“罗斯、利坚”不同。因此,替换后剩余下来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的,一种是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的。我们只把前者叫做“剩余成分”,而后者只是“剩余音节”。

“剩余成分”的作用是区别意义。“剩余成分”的别义作用与音

位的别义作用有什么不同？本书指出，在汉语中，音位区别意义的作用发生在音节内部，引起的是单个语素意义的变化。剩余成分（别义语素）区别意义的作用，发生在语言结构中，在两个语言单位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更大语言单位中，它是决定这个更大语言单位整体意义的要素之一。

汉语语素的识别涉及复杂的音、义、形（字形）关系，这方面的辨析是本书的着力之处。形式与意义、替换中的语素同一性等问题都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在这些方面，本书表达了一些独立的见解。本书还研究了语素的非语素化和非语素音节的语素化。所谓语素的非语素化和非语素音节的语素化，从本质上说，都是“重新分析”（reanalysis）。

基于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字的性质、特点的比较研究，本书指出，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并不能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体系。本书在实例分析的基础上证明，所谓表音文字其实也是“语素-音位”文字或“语素-音节”文字。

本书讨论了汉语研究中的“字语法”，指出“字语法”的本质在于混淆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模糊语言结构关系，在“字—辞—块—读—句”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汉语语法系统的。

汉语语素的最大特点是单音节性。从语素的特点看，汉语是单音节语。汉语语素单音节的特点不仅使得汉语缺少印欧语那样的构词形态，也缺少印欧语那样的构形形态。本书通过基式与重叠式的比较，详细讨论了“AABB”、“ABAB”、“AA”、“AAA”、“ABB”、“AAB”等形式的构词重叠与构形重叠的区别，其中对“AAA”等重叠形式的分析，补已有著述之不足；在“AABB”式的构词重叠与构形重叠的分析中，指出“AA”“BB”虽然各自不能独立成词，但仍然可以形成构形重叠。此外还描写了代词的“重叠”。

从汉语语素的特点出发，本书指出，汉语中不存在印欧语那样的词缀，汉语中的词根与词缀是无法用现有的标准区分清楚的。

汉语语素论

在确认词缀的诸多条件中,哪些是必要条件,哪些是充要条件,以及每一条件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不过是个如何选择的问题。

本书研究了与汉语语素特点有关的词语构造问题,涉及汉语与印欧语音节结构的差异(音节界线是否可以移动等)和最小构词成分的差异造成的词语结构不同、语素单音节的特点与语素复合构词的自由性、语素单音节特点与缩略语的构造、语素单音节特点与外来词的译记等问题,对语素的结合能力问题、缩略语词的内部构造特点、外来词借用中“音意兼译”与“谐音别解”的区别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书讨论了汉语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就语素组合结构关系分析中的一些误解、曲解进行了辨析,指出复合词的理据、复合词内部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与结构分析并不相等。本书还讨论了复合词结构与复合词功能的关系,指出,复合词结构与复合词功能的不一致和句法结构与句法结构整体功能的不一致,正是汉语作为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所具有的特点。

本书对语素义和词义的关系与词语结构分析、语素义和词义的关系与复合词和短语的划分、语素意义的特点与语素多功能现象、语素义与语素的自由与粘着、语素的语义变体与语素组合功能、语素义增生与语素结合能力的增生、语素义演变与语素结构关系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或许有两条值得一提:一是语素以复合词构成成分的形式出现时的功能与它以单音节词形式出现时的功能不完全一致,因此必须仔细分辨,不能把该语素以词的身份出现时的常见功能看作这个语素的全部功能,也不能简单地用该语素独立成词时的功能代替它以构词成分出现时的功能;二是从前一条出发,指出按同一性的要求进行分析,所谓“名+量”复合词是不能成立的。

本书还对语素能否从语法上进行分类加以讨论,对语素的自